

哀情小說
名花劫



上海
進步
書局
印行

中華民國五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七年二月三版

哀情名花劫 (全一册)

每部定價洋二角五分



分售

編輯者 喻血輪

發行者 進步書局

印刷者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華棋盤街

中華書局

北京 天津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武昌 沙市 南昌 九江 安慶
蘇州 杭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雲南 奉天
吉林 煙台 鄭州 青島 東昌 徐州 蘭州 貴陽 長春 新加坡

說 小 情 哀

要 提 劫 花 名

瀾 一 諸 傷 傷 妓 孤 叙
不 字 香 心 心 女 兒 一
置 一 口 之 之 爲 爲 女
淚 尤 事 日 侍 備 郎
讀 覺 歷 卽 姬 工 自
之 一 歷 無 無 爲 述
令 句 言 一 一 養 身
人 一 之 事 日 媳 世
汎 淚 出 非 非 爲 爲

上海文書局發行

社會小說

浦東逆倫案	鏡中人語	情孽	如此京華	紈綺鏡	侍兒艷聞錄	嫁侯恨	魔窟紀遊	情貞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五角	三角	四角	四角	三角半	二角半	二角半	三角	二角半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上海文書局發行

言情小說

夏	藕	情	情	寫	碧	遊	鐵	杏
春	絲			真	夢	俠	蓮	花
娘	記	仇	秘	緣	痕	外	小	春
						史	史	雨
								記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四角半	二角半	三角	二角	三角	七角	三角	三角	二角半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哀情
小說

名花劫

喻血輪述

嗚呼。閱者諸君。此妾一部傷心史也。亦即妾一篇絕命詞也。當妾未握管之先。妾心已碎。血已枯。聲已嘶。淚已竭矣。妾本不欲以此傳之人間。使九泉下蒙莫大之羞辱。然妾不言。妾恨終不能釋。且人世間更不復有知妾命之薄而心之苦也。嗟乎。蒼蒼者天。既生妾爲一弱女子。復賦妾以娟好風貌。胡不使妾早匹名門。以叙天倫之樂事。乃偏使妾千里奔馳。流離鎖尾。操人間之賤業。嘗人間之苦惱。妾至此。真不能不重怨夫。彼蒼之不仁也。雖然。妾何尤乎。天。妾惟自怨。命運乖舛。生不逢辰。耳。倘妾父不死。妾何至於如斯。即父死而家不被於火者。亦且母子依依。安度優游之歲月。更甯復知人世間尙有苦惱憂患之事。乃層層疊疊。節雨雨風風。直逼妾遭此鞠凶。墮此地獄。行將月缺花殘。身埋黃土。妾亦

名花劫

一

更何言乎。

妾原籍資州。姓李氏。生於壬辰。詎今恰花信年華也。父商於湘。獲利頗厚。當妾誕生時。妾父聞信。馳歸。欣快無既。鄉黨鄰里。咸來致賀。妾父母亦均禮遇有加。蓋妾父母一生所見者。祇此一線弱息耳。摯愛之誠。自不待問。嘗撫妾而言曰。余行年且將不惑。膝下猶虛。頻年奔走天涯。了無樂趣。今幸上天佑。余使余得汝。余心滋樂。蓋余絕不以汝非男子而自爲悒悒也。早歲妾父年歸。僅一次。迨妾生後。則每年兩次。蜀道之難。絕不以爲苦。蓋念妾心篤也。嗚呼。閱者諸君。妾父母愛妾。撫妾。妾乃不能稍圖劬勞之報。反遺死後之差。地下有靈。豈宥妾耶。妾生兩歲。即能呀呀學語。三歲已扶牆而步。妾父母愛之尤摯。雖掌上擎珠。不啻也。是時妾父因湘中貿易甚佳。議挈家遷往。妾母不允。曰。人生百年。終須歸家。君年且老。豈欲終身僕僕風塵耶。其議遂寢。苟爾時誠遷者。妾之身世。或不至是也。無何。妾已十二歲。亭亭玉立。知識幾類成人。妾父曰。此女美而慧。或非

福也。乃延師教妾讀。蓋欲藉是使妾思想趨於高尚也。果不一年。四子書卽已誦其半。妾父母見之。愉樂無極。嘗語人曰。吾兒聰穎嗜讀。將來不櫛進士也。於是凡妾所需。無不滋意以取。衣服裝飾。咸極其華麗。妾亦雅好修飾。自顧不羣。嗟乎。爾日生涯。良可謂極人間之樂矣。嘗念人生胡不長。駐此十二之華年。何爲增高繼長。如是年歲增長之中。又何爲使妾之憂患苦惱。均亦隨之而增長耶。是時鄉黨中。涎妾之美者。咸踵門論婚。妾母均以妾年尙幼。却之。妾亦絕不知婚姻爲終身大事。偶聞議是者。恒厭而弗聽。妾母曰。天下斷無不嫁之女。余之所以不卽爲汝論婚者。非他良不忍也。妾曰。生兒者。父母人世間。甯更有親愛如父母者。兒願侍父母以終身。不願嫁也。妾母曰。兒有此孝心。余心滋慰。然焉能如是者。言已。唏噓不置。嗟乎。此情此景。歷歷在妾耳目。詎知不逾年而家世遂大變耶。

次年三月間。妾父自湘中來書。謂隔歲結束。所獲不豐。擬奉間轍業。旋家不再。

從事塵肆。妾母接閱後欣悅。無量謂妾曰。從此以後。吾家可永享骨肉團聚之樂矣。又曰。吾家資財均在湘中。汝父此次必盡載而歸。將來或購田廬。或營產業。吾家當不患貧乏。且吃著並無盡時也。妾聞之亦爲之色喜。於是晨占鵲噪。夕卜燈花。惟引領而望妾父之歸。

詎閱數月。由春而夏。妾父之歸信畢竟杳然。妾母日夕惶惶。焦灼萬狀。常攜妾徧詢鄰右。均不能得其迹兆。妾亦暗自驚詫。以爲妾父縱不歸。亦當先有家報。胡自三月至今。竟一字不復得耶。一夕妾方寢。忽見妾父批髮於額。渾身淋漓。慘然語妾曰。吾兒。吾已不復生人世矣。吾自三月下浣。起程歸家。中途被劫。於盜財物皆空。吾亦爲盜溺死。吾自思一生無過不意。遭此結果。天地間果報。豈有定準。此後汝母子務好爲持家。吾泉下亦當瞑目。嗟乎。吾兒永訣矣。

妾父言至此。妾心痛如割。噉然大呼曰。父……父一言未已。瞥然而醒。蓋一場噩夢也。覺後不禁大哭。念此夢而果確也。妾之家世。寔堪設想。且妾旣無叔伯。

終鮮兄弟。妾父又未嘗多置家產。此後母子。營營更誰依托。思極時亟。欲奔告妾母。又念妾母方值此惶懼之餘。設言之不益。增憂慮耶。且夢乃積思而成。焉知非我日間所懸念。夜間遂結此幻境耶。於是一面自爲慰解。一面隱諱不言。然日見妾母之憔悴狀態。寸心中又未嘗不爲之怔忡。萬遍尤奇者。妾不瞑目。則已甫一交睫。前夢之情景。便愉快而現於目前。嗚呼。詎知此乃果爲妾父所授之兆應耶。

自是之後。每當夕陽含山時。妾母必攜妾眺於郊外。冀以接妾父之歸也。詎如是旬餘。仍無跡兆。於是妾母每歸必哭。妾亦爲之潛然泣下。一夕。妾母謀於妾曰。時至今日。汝父尙無消息。吾思必有他變。吾擬挈汝往湘。一探確信。汝其願行乎。妾聞言。思此事誠佳。然此營營兩女子。焉能奔此萬里之途者。遂嚶然答曰。母所言兒極心願。然有不能行者。一則路途遙遠。人情險惡。兒兩人孤身而行。正難保不無宵小之徒。乘間肆虐。二則既至湘中。父親之蹤跡。設仍不能覓。

得則又何如爾時飄零異地匪特資斧爲艱卽嫗嫗亦豈能勝其勞苦耶嗚呼閱者諸君妾之爲此言蓋恐前夢之驗妾母不願生還妾家從之墜敗詎妾母聞之怫然怒曰汝誠不孝汝父愛汝如命今遭此變汝反開放若是甯復成爲人子耶妾泣曰嫗嫗兒決非畏難而苟安也兒雖年幼頗知大義縱不能勉効曹娥亦豈不識倫常之愛耶惟兒之所言者非爲兒一身計乃爲吾家前途計也妾母見狀始稍解慰嗚呼妾果知吾家後日終不免墜敗妾身終不免飄零者爾時誠不應拂逆吾愛母之意也

逾旬妾鄉忽來一客自言與妾父甚善遍詢妾家妾母聞之喜極意其必爲妾父賈得好音來也遂亟挽其人至家並欸以盛饌嗟乎客所報爲何乃妾最摯愛之老父死耗也蓋客亦籍川中因附妾父之舟旋家得以相識不料行至中途遇盜覆舟一如妾夢之境惟彼善泅故得以脫險妾父則竟死矣天崩地坼慘變非常妾母聞之慟極幾絕妾亦不知涕之何從嗚呼此情此境妾自爾

日至今。竟未嘗一刻或忘。卽今日述之。九曲迴腸。猶覺寸寸欲斷矣。

妾母自經此變後。神經脅亂。絕粒不食者數日。及稍清醒。復繼以病。初起猶不甚厲。逾日後。乃大狂熱。終日嚙語。喁喁不止。妾視之。不禁心痛如割。然明知妾母之病。乃心傷所致。若妾更於其前。露此慘態。妾母之病。不其益甚萬不獲已。反易憂爲樂。可憐妾是時。才十三齡耳。內而茶鑪藥爐。奔走於病母之前。外而喪事家務。支持於酬應之中。妾之勞頓。豈復堪言。然而妾宴如也。惟念念祝妾母之早愈。蓋妾父旣沒。妾母苟不痊者。妾之身世已矣。一夕。妾母精神略健。撫妾而泣曰。吾兒自茲以往。吾家之規難至矣。吾他無所慮。惟觀汝孤苦伶仃。無所依倚。心滋慘痛耳。吾早知有今日。爾時誠不當爲汝拒婚。蓋我年事已老。行將就木。人間苦况。已復無多。若汝則前路甚遙。將何計而度過耶。嗚呼。閱者諸君。妾值此悲傷之餘。復聞茲痛心之語。妾之難堪。更復何如乎。

幸天佑難人。一來復後。妾母之病。漸漸痊瘳。妾之喜慰無旣。方謂從此勤助老

母部署家務。不期妾於其時亦竟病焉。蓋妾體質一向孱弱。此次既經慘變。寸心已傷。復侍疾萱堂。勞瘁皆備。故稍感風寒。奄奄遂病。所幸者妾病良不如妾母之劇。不然。妾母視之。不知又增幾許憂慮也。是時堪爲妾家之助者。僅雇用之老嫗。其人傭妾家垂二十年。平時甚忠於事。茲見妾家多難。從事益勤。且絕不易其態度。至於向日之奔走。妾家慙慙。懇懇之鄉黨。鄰右此時則皆屏迹。弗至。嗟夫。門前冷落。雀堪羅。人情之卑陋。世態之炎涼。誠令人爲之浩嘆不止也。妾母既健。遂着手摒擋家務。凡先父生平來往之簿記。均一一檢對。大抵人負我多。我負人少。顧債家均在湘中。鄰近不過零小債而已。其餘僅住宅一所。田畝全無。預計生計前途。實屬困窘。妾母清檢既畢。不禁撫膺大哭。嘗語妾曰。家事如此。何堪度日。妾聞之亦深爲惶懼。然思天下苟非疲癯殘廢之人。斷無坐以餓斃者。矧妾年方少壯。心又非愚世之仰十指以贍家者。何可勝數。妾何人斯。乃不能耶。於是毅然請於妾母。願從事織繡。以供孝養。妾母泣曰。汝年幼耳。

豈能勝此。妾曰：不爾，吾家覆矣。豈盡作餓殍以死耶？妾母不獲已，始教妾以織。於是妾乃終日作機杼，上人矣。

嗟乎！妾是時久病方愈，便從事勞頓。回想當日先父在時，裸抱提攜，何等尊貴。寒則錦繡重裘，暑則綾羅紗葛衣飾起居。又何等華麗。遑肯使妾於病痛之餘，服役事務。耶！人生命運之變幻，竟難測一至於此。尤奇者，曩日之亟亟欲與妾聯婚，終朝倩蹇修奔走。妾家者，今亦蹤影而不可見。殆當時非戀妾之美，而戀妾之奩具耶？抑祇知向榮而不屑憐貧耶？可見世間婚姻，亦僅能以利結。不能以義合。及今思之，妾猶有餘恨。雖然，妾是時幸而未字也。若字時，尊榮婚時窮困，今日更不知須受人幾許奚落也。

自是之後，妾家之用度，均仰之妾母子二人。粗糲藜藿，尙幸無缺。裙布荆釵，聊以自娛。倘得天公默佑，使妾母子二人，常得安享此清寂之歲月。妾之今日，亦不至如斯。乃造物不仁，命運乖舛，不逾月而滔天之禍，又突然而至。嗚呼！豈

眞所謂天者誠難測。神者誠難明耶。

一夕。妾母子二人。寢睡方酣。忽聞人聲鼎沸。爆烈紛騰。起而視之。紅光滿室。幾如白晝。噫。此何事。……此何事。則鄰家失火也。妾視之。驚極幾暈。妾母亦慘聲呼救。可憐是時。已屆冬令。妾母子兩人。方從襪被中。奔出渾身。僅御單衣。寒風冷氣。旣已逼人。熊熊之火。又越窗而至。妾母無奈。乃率妾收拾衣飾。運之戶外。於是妾奔突於烟火中者。幾二十餘次。

卒之衣物。尙未運出。大火已出屋頂。妾母攜妾立戶外。親見室中器具。一一爲之焚去。每焚去一件。妾母必一慘呼。甚至於身體之寒冷。亦不之覺。俗諺云。只有錦上添花。那有雪中送炭。其語誠非誣妄。設當時有人。爲妾搬運者。妾家又何至一炬而空。嗚呼。此卽妾家第二次之劫運也。

妾居旣焚。棲栖之所。遂覆茫茫大地。悵悵何之。萬不獲已。乃假居於疏遠之戚串。是時妾家之生計。愈趨艱窘矣。所藉以果腹者。均先君所遺零星之小債。與

妾母所積之微資而已。然而來日方長。萬不能就此度去。且該戚家亦屬貧窶。長此寄居其家。終非善策。是時妾母之焦灼憔悴。誠有未可言狀者。乃忽有淺識之輩。勸妾母改節再醮。並謂勿斤斤於名義。以自遺伊戚。嗚呼。妾家何如門戶。妾母何如人也。豈如鄉村淫婦二三其德耶。縱一躍而富貴兼收。其如亡父何。其如零丁之妾何。憶妾母聞是言時。大哭竟日。蓋爲是言者。非爲妾家劃策。直加妾家之辱也。一日妾母語妾曰。吾家現狀。旣隳敗至此。此地居人。又復日以菲語進於吾前。故鄉土地。恐非我輩久留之所。汝有中表兄。現方買於漢臯。汝父在時。彼受惠匪淺。以吾思之。惟有往漢依彼。或能獲得一枝棲。不至餓殍以死也。妾泣曰。往漢耶。萬里之途。資斧安出。妾母曰。以汝我首飾易之。或足此用。妾曰。設至其地。而不遇表兄者。奈何。妾母曰。或不至是。嗟乎。妾固最不主張去故鄉而之他地者也。前妾母欲往尋父。妾猶不允。今乃迫於時勢。使妾不得不變其主張。從妾母以去。憶妾之心。傷爲何如乎。

妾母既得妾之同意。甚爲喜慰。於是盡出妾兩人首飾。貨以銀幣。共計得值二百餘元。預思抵漢後。尙可餘得一百餘元。旅費既備。遂新購行裝。凡往日由火中搶出之零星器具。均舉而贈之戚串。妾母生平固最愛物者也。今乃一一不能享受。中心痛苦。曷可名言。臨行時。經過故居。見巍然巨宅。惟餘瓦礫殘磚。回想當年。先父構造之苦心。與夫家庭愉樂之盛況。無一不足以使妾徘徊而不忍去。妾母曰。方此宅落成之時。卽汝誕生之日。汝父嘗謂此後苟弗得男者。卽以此宅贈之與汝。今此宅隳矣。汝之命運亦隨之而墜。人生禍福。寧有定耶。妾母言時。不禁放聲大哭。妾聞之亦泣不可仰。嗟乎。是卽此宅之主人翁。對此宅而掬最後傷心之淚者也。然妾當時猶痴心妄想。意妾母子兩人當不過與此暫別。到漢後妾或能得字於貴家。將來正不難衣錦而回。重營斯第。詎此念非惟失空。妾母子兩人之骸骨。竟從茲不復得返。所謂暫別者。乃永訣矣。嗚呼。妾果知後日妾母必死。果知妾母死而妾因之墮入風塵者。妾當時誠不當贊成。